

萬青芳

中國畫的情誼和情懷

萬青芳 (li, 音同力) 家裡現保存着老師李可染先生的書法、題字5、6件，吳作人和太太蕭淑芳的畫作20多幅，書信若干封，最多的是他的另外一位恩師陸儼少的作品，40多幅畫作和100多封書信。這些都是大師們或相贈或在他去美留學期間往來的書信。萬青芳希望不久後能辦一個收藏展，但絕不拍賣。「這些藏品都寫有我的名字。我只想傳達一個訊息，收藏還可以無關金錢，是情誼的見證。」他對專訪記者說。當代藝術品也有，徐冰曾從《天書》裡挑了兩頁送他，也是情誼無價。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，時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的李可染因作品《苦吟圖》、《萬山紅遍》、《鐘山風雨起蒼黃》等受到批判，以「反動權威」的污名被關進美院的「牛棚」。幾個月以後，作為美院在文革前招收的最後一批學生，就讀美術史專業的萬青芳和同學巫鴻、張郎朗也「連帶」着和一批美院的大教授、美協的領導關在了一起。不久張郎朗被轉送看守所，聽說同學可能被槍斃，萬青芳既緊張又憂慮。但他沒有料到，他竟然也因此與李可染、吳作人等先生們成為「難友」和師生。

「牛棚」是美院雕塑系的工房改建，分隔的房間裡塞進木質的上下床鋪，學生睡在上面，老師在下鋪。「牛棚」內嚴禁講話，因此每月每人都要輪換房間。第一個月，萬青芳和李苦禪關在一起，到了第二個月，他被換進吳作人和李可染的房間，被安排睡在李可染的上鋪。

「我和李可染先生沒說甚麼話，但感情很好，他很保護我。」他記得有次自己寫罪非材料寫不出，就索性在紙上畫方格下圍棋玩，突然感到李可染的手肘壓了過來，蓋住他的棋盤。「我一抬頭，正好見到看守走進來。如果被抓到，一定是大批判。李可染先生是怕我出事。」萬青芳也很照顧老先生，李可染那時已60歲出頭，有高血壓、心臟病，行動很慢。他幫先生穿衣、拿鞋子，幹活的時候特地幫着多幹，後因工宣部接管紅衛兵，權力調整的空隙令他與李可染相處達2個月之久。「這種感情不一般，關在一起就成了『難友』。」後來與幾位國畫大師重遇，他被親切的喚作小「棚」友。

73年萬青芳結束下放勞動一回到北京，就決定找剛從五七幹校回京的李可染拜師，學「山水派」。「李可染先生說，不磕頭了，鞠幾個躬就好。他拜齊白石的時候倒是磕過頭的。」文革結束後，他再次考上李可染的山水畫研究生，前後跟隨先生習畫長達9年。

坐在位於觀塘的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的院長辦公室裡，年過65歲的萬青芳，對往事依然歷歷在目。一眨眼也走到了李可染先生當年的年紀，可他卻選擇了與前輩老師們不同的路：藝術史研究。2005年，他耗時12年的著作《並非衰落的百年——19世紀中國繪畫史》出版，不僅填補了藝術史的一段空白，作為史料豐富翔實、論證嚴密的理論書，也受到台灣和內地文藝愛好者的熱

力追捧。「但我從沒有放棄畫畫。」

不以畫畫為職業

萬青芳的辦公室內，4幅長約2米、寬近1米的巨幅山水畫滿滿的佔據着兩面牆，是他於2006年在香港大學美術館舉辦的個人畫展中展出過的《春山圖》、《夏山圖》、《秋山圖》和《冬山圖》。他特意借鑒了李可染的筆法處理山巒的線條和山林的層次。他所用的麻紙從日本進口，浸染力低，對筆墨的收斂力極強，遠看儼如機器打印般乾淨、細膩，而裝裱的棗紅色畫框，是他早年在香港尋寶尋到的「酸枝木」所做，每個要1,000多美金。對紙張、墨寶和裝裱的細節講究，也承自先師們。「現在作畫的人用紙很不講究。過去沒有進口的紙，李可染先生就在宣紙上塗一層豆漿，也能很好的防止暈染過快的方法。」

萬青芳又常被寫成萬青力，「因為在美院唸書，教導處用打字機打不出那個字。」只好去掉了「山」頭，「但老一輩的人都知道，像陸儼少先生、吳作人先生、李苦禪先生等都曾念，因為杜甫的詩裡面經常出現這個字。」他祖籍安徽，生在北京，從小在姑夫家長大。姑夫愛集郵，又寫得一手好字，早年留日，也認得齊白石、徐悲鴻等名家，萬青芳從小愛畫畫與與姑夫的影響不無關係。考大學那年，中央美院只有藝術史招生，他稀裡糊塗的考上了，「進去後也喜歡這個專業，因為每個星期六可以畫畫，學雕塑，什麼都學。」

他愛畫畫，卻沒想過以此作為志向，老師的鼓勵是他繼續前行的動力。第一位教書的老師是吳作人的太太蕭淑芳先生。「她留學英國，脾氣非常好，而且又老給我最高分。她老說，你不畫畫可惜了，你有這方面的天分。」2003年萬青芳重返中央美院舉辦個人畫展，91歲高齡的蕭淑芳先生坐着輪椅到場支持，令他感動不已。

從美院畢業後，他曾任北京書院職業畫家長達9年，連環畫、年畫、大型國畫都有涉及，封閉的空間和諸多題材的限制，都令他感到厭煩。1984年他決定赴美了解西方藝術，到了紐約卻發現觀念藝術正甚囂塵上。「我那時沒怎麼讀過西方理論，不太明白他們在幹甚麼，覺得也學不到甚麼。」同時期在紐約的還有陳逸飛、魏景山等人，「美國人很喜歡陳逸飛的寫實風格，他後來越來越有名。」

萬青芳還在思考日後的發展，就有大學藝術史教授直接找上門，希望他去唸書，學費全免。「那時內地學生出去的

很少，他們需要幫你看圖章、題跋，過去只有台灣學生，但沒有藝術史專門的訓練。其實美國對中國很了解。」堪薩斯大學藝術史教授李鐸晉更主動請纓，邀請他做研究助理。碩士念了3年，博士卻只用了2年，成為學校第一個拿到藝術史博士的中國留學生。「我把大量的時間用在西方藝術史上，過程很吃力，但求知慾很強。」余光中的女兒余珊珊是他的同學，「她念完碩士就離開了。」

精神不能倒

萬青芳特別注意保護自己的「繪畫欲」，雖然他還沒有畢業就在堪薩斯州的衛奇塔藝術博物館舉辦過個展。他在美國看了太多最終淪為畫商賺錢工具而痛苦不已的職業畫家，早在心中下了決定，今後不以畫畫為職業。「我出國並不是為了賺錢，多學一點知識對我更有意義。可能跟因為我們被文革耽誤了十年，所以很珍惜機會。」

經歷的文革，也讓他相信信念的重要。1995年，在他任教香港大學藝術系的第五年，一天他突然暈倒在往辦公室的電梯中，經骨髓化驗後正式確診為白血病。然而在化療期間，萬青芳仍照常上課、做論文、開會，帶過的碩士、博士達20多名。「堅持下來就沒有問題。」問他身體有沒有虛弱沒有時間，「每個人的精神支撐力不一樣。我們這一代人甚麼苦都吃過，好像沒有倒下來」

的概念，什麼時候都能撐。心理也有作用，我有一個朋友，每天研究自己的癌症；我對他說，你千萬別研究，醫科大學本科都要念8年，你看基本小冊子根本了解不到甚麼。結果3年之後他就走了。我的經驗，一是精神不能倒，二是要相信好的醫生。」他的15年就這樣安然過去。

如今退休在即，一旦放下繁冗的行政工作，萬青芳迫不及待的要專心畫畫，他對自己頗自信。「很長時間不能畫的壓抑，令想畫畫的熱情高漲。我相信我一定比現在很多人畫得好，因為他們沒有新鮮感了。」

萬青芳覺得，中國的詩、書、畫，才構成中國畫的主體，所以他的題跋往往很長。作品《哪兒也不如井底好》(2003年)

萬青芳的畫作，充滿生活情趣。作品《大嘴巴》(2006年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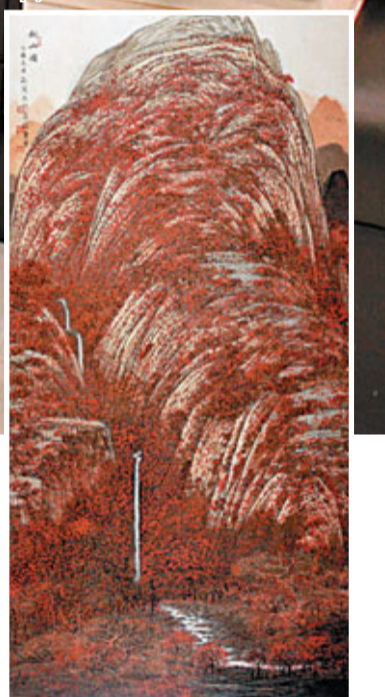
萬青芳(右)與李可染先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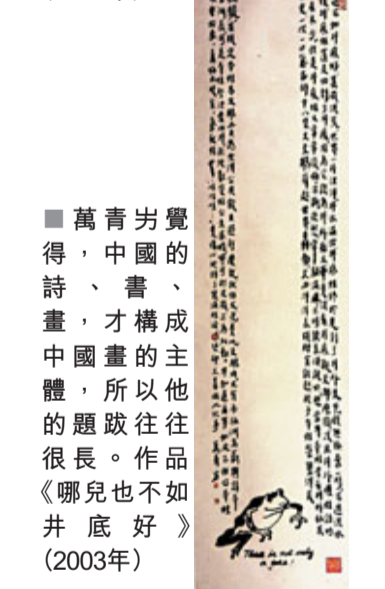
攝：梁小島



萬青芳畫作《春山圖》(2005年)



萬青芳畫作《秋山圖》(2005年)



萬青芳覺得，中國的詩、書、畫，才構成中國畫的主體，所以他的題跋往往很長。作品《哪兒也不如井底好》(2003年)

個人簡歷：

1945年生於北京。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1968屆學士，中國畫系1981屆碩士。曾任北京畫院專業畫家、中國畫研究院學報編輯。1984年留學美國，獲堪薩斯大學藝術史碩士、哲學博士。1989年秋季起任教香港大學，2006年7月出任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院長及講座教授。曾在美國舉辦個人畫展6次，香港大學、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各1次，出版書畫圖錄4冊。近30年發表美術史論文百餘篇，出版《畫家與畫史》、《萬青芳美術文集》、《李可染評傳》、《陸儼少》、《李可染的世界》等多種著作，並協助李鐸晉完成《中國現代繪畫史》3卷。



萬青芳(前右一)在堪薩斯大學研究院，是少有的藝術史專業男生。(1987年)

大提琴家嘉貝蒂 家庭生活是我的主心骨

當那些20歲出頭的古典音樂界的演奏新星們，頭頂着各種大獎賽的光環，開始因每年上百場的音樂會而成為「空中飛人」時，1981年出生的大提琴獨奏家嘉貝蒂 (Sol Gabetta) 則享受着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的淡定。這位法國與俄國混血的金髮美女，從10歲起便拿下各種音樂比賽大獎，23歲與Sony唱片簽約，24歲在瑞士創辦了每年一次的室內樂音樂節，那幾乎是大部分獨奏家的夢想。

親近斯拉夫

「我曾經度過了一段恐慌的日子，比如，那麼早成名，後面的路該怎麼走？但後來我發現，你為生活設想了100種可能，但結果卻往往是第101種。」嘉貝蒂依然年輕，說這句話完全沒有滄桑的味道，反而更像是她因發現了生活的小秘密而心生喜悅。上周她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，在文化中心演奏《德伏扎克大提琴協奏曲》。記者在演出前見到了這位樂壇甜妞：高束的金色卷髮，尖翹的鼻子，充滿好奇的棕色眼睛，還有一副梅格·瑞安 (Meg Ryan) 一樣的笑容。

現居瑞士的嘉貝蒂，去年剛獲得留聲機年度青年藝術家獎，未滿30歲，已是瑞士巴塞爾音樂學院的年輕教授。然而，她對於國籍的問題總是有點頭疼，比如她出生在阿根廷，但10歲就和學習鋼琴的弟弟前往歐洲深造，先後從西班牙、瑞士和德國的音樂學院畢業。光是語言，她就能流暢的說出6種來，可她心中卻對俄國有着莫名的親近感，儘管她從未在那裡生活過。「阿根廷一直保留着我童年的感覺，但是現在回去就有點格格不入。他們太喧鬧，所以很多東西不太能沉得住氣。相反，我記

得第一次去莫斯科演出，當我用俄語和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交談時，我就覺得我是屬於這裡的。」也許正因如此，她曾毫無爭議的獲得了柴可夫斯基大賽最佳詮釋獎，成為她藝術生涯的一個里程碑。

作為成功的女性音樂家，她卻因看到身邊不少傑出的女性同行而發出「為甚麼是我？」的疑問，她最後發現，是她的家庭成員之間強大的支撐力和凝聚力，令她成為幸運兒。「我的姐姐是一位腦癱患者，但是自從她出生的第一天，我們的父母就從沒有對她有過一絲的放棄。這種堅韌對我的影響很大。我們家裡人都是遇見困難決不低頭的那種人。」她的媽媽是鋼琴老師，父親是商人，但當年為了她和弟弟求學，全家毅然從阿根廷遷到西班牙。「你知道全家一起搬不那麼容易，他們是一個一個過來的。」

琴如其人

她說獨奏家是一個很容易感到孤獨的職業。「這也是為甚麼家庭生活對我那麼重要。」隨着她的名氣日益上升，形成反差的是她在家中永遠不會變化的角色和責任：女兒、妹妹。「有時我剛在音樂會上受到觀眾熱情的歡呼，但回到家裡馬上就要面對媽媽的嘮叨。這樣挺好，生活和音樂能夠很好的得到平衡。」她把聊天作為自己的第二愛好，一盤沙拉午餐，因為記者們的陸續到



嘉貝蒂

來，似乎永遠也吃不完。說起她的押身寶貝：1769年瓜達尼尼的名琴，為了尋找她心目中的那把聲音，在她手中試過的價值上百萬美金的古琴中，她一「耳朵」就挑上了它。「它的聲音不大，卻非常的溫和、圓融和深邃。聲音大的琴不是我的風格，在舞台上，觀眾反而更會留心去體會那些不張揚的樂音，品味它的細膩層次。」關於琴的故事，她可以說上一整天。「但我現在最擔心的反而是我在家的時候，很多人都知道我住在哪裡，我不敢隨便把琴留在家裡。有時外出吃晚飯，都不得不把琴背在身上。」

對日後的音樂之路，她做了一個比喻。「小一點的時候，覺得成功就好像是朝一個目標奔着直線走，不斷的去推一扇又一扇的門。但當有一天，你會發現，無論怎樣，總會有一扇門你是推不開的。現在我不會強迫自己去硬推，放鬆下來，享受現有的生活，反而會有出其不意的結果。」

嘉貝蒂還喜愛唱歌，在14日encore的曲目中，她演奏了東歐當代作曲家派特立斯·法斯卡的Book For Solo Cello，在末段，她以美聲唱腔哼唱了一段旋律，氣韻伴隨弦音繚繞，忽急忽緩。她從不會在台上緊張。「我要用音樂去接觸現場觀眾的靈魂。」

文、攝：梁小島